

# 定制 恋人

Dingzhi  
Lianren

中越边境  
河口口岸  
跨越2500公里  
的宿命之恋

她爱他，拿了命去救他  
他也爱她，拼了命去珍惜她

世人寻寻觅觅，  
而她有幸遇到他。

衍明 / 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FENHANG WENYI CHUBANSHE

# 定制 恋人

Dingzhi  
Lover

衔玥  
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, LTD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定制恋人 / 衔玥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7. 6

ISBN 9-787-5594-0426-8

I. ①定… II. ①衔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108615号

书 名 定制恋人

---

著 者 衔 玥  
责任编辑 姚 丽  
特约编辑 邓理 唐瑜  
策划编辑 唐梦莎  
封面设计 杨 平  
封面插画 卜若梨  
内文设计 吴紫薇  
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 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  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  
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 
开 本 710×1000毫米 1/16  
印 张 20  
字 数 340千字  
版 次 2017年6月第1版 2017年6月第1次印刷  
标准书号 ISBN 9-787-5594-0426-8  
定 价 32.00元

---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有人向爱而生，有人守爱心诚。

你做你自己就好，有我爱你。



# 目 录

C o n t e n t s

③ Chapter 01	误解	001	
③ Chapter 02	缓和	031	
③ Chapter 03	倾心	047	
③ Chapter 04	碰撞	075	
③ Chapter 05	生变	102	
③ Chapter 06	心动	126	
			③ Chapter 07 定情 153
			③ Chapter 08 旧事 180
			③ Chapter 09 生父 209
			③ Chapter 10 线索 241
			③ Chapter 11 怨念 270
			③ Chapter 12 宽恕 290
			③ Afterword 后记 307

## Chapter 01

### 误 解

四月，清晨薄雾初开时，山河骑着她的电动三轮小货车去菜市场采购，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六点半。

这个时间对于东部地区的人来说，天色应该已经大亮，都市也繁忙起来，不过对于河汀这种西南边陲的小县城来说，还太早了一些。此时天色灰蒙蒙的，路边多数店铺都关着门，只有几家卖早点的铺子升起了卷帘门，亮着昏黄的白炽灯，哐哐当当剁辣椒的声音从店铺里传出来。

街道边还亮着路灯，两车道宽的柏油马路上除了三轮车在奔跑，就再没有别的车辆，所以三轮车跑起来显得格外轻快。

山河的手机响了，大概是明叔打来的，补充一些需要采购的东西。想着路上没人，她也就没有停车，而是直接掏出手机接听电话。

明叔是饭店的大厨，事无巨细地交代了许多，她也都一一听着。

等她挂断电话时，骤然发现三轮车前头出现一个晨跑的男青年，而三轮车的车头眼看就要撞上人家的臀部了。

山河大惊失色，一边喊“快让开”，一边捏刹车。

那人估计也吓了一跳，没想到三轮车的车头就冲他开来了。他迅速往一侧跳跃，可不幸的是，飘起来的运动裤带被车把卡住了，强大的拉力让他一下扑在了山河身上。

尖锐的刹车声响起，两人的身体由于惯性作用，又狠狠往前冲了一下才停住。

山河吓得魂儿都飞了半条，等她回神时，才发现那人还压着她，他的汗粘到她身上，两人皮肤接触的地方黏糊糊的。她闻到了他身上独特的男性气息，一点点汗味儿，夹杂着沐浴露的清新香味，是一种会叫女人愉悦的味道。不过山河没有愉悦，因为他实在太沉了，肩膀宽得好像一堵墙，而且他僵硬的肌肉硬邦邦的，硌得她难受。

山河等他起来，可是他并没有动。她皱了皱眉，虽然是她不小心撞他，可他也不能明目张胆地占她便宜吧？他的呼吸喷在她的胳膊上，轻轻麻麻的，让她皮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：“先生，你能先起来么？”

“抱歉，我的裤带被卡住了。”嗓音低沉而富有磁性，像馥郁的美酒，而语气平稳淡漠，不紧不慢地陈述着自己无法起身的原因。

山河这才发现，他裤子往下滑了一截，两手护在自己的关键部位，而他竟然……没有穿内裤！紧翘的臀部和若隐若现的人鱼线就这么毫无预警地冲进她眼里……

山河感到自己的脸颊瞬间烫得惊人，心跳加速。这人晨跑怎么不穿内裤？而且裤子都脱了一半，居然还这么沉得住气，语气没有一点慌乱，真乃神人也！她手脚都有点不利索了，哆哆嗦嗦的，好不容易才将他的裤带从刹车把里拽了出来。

男人飞快地提上裤子退开，山河大大松了口气，这才将他的模样看清楚。

一个身材非常高大的男人，穿一套深色系运动装，五官立体，轮廓突出，路灯灯光从一侧照下，在他另一侧脸颊投下一片阴影。他的眼眸深邃明亮，古井无波，瞧不出任何情绪，好像刚才发生的事对他没有任何影响。

山河心尖尖一颤，感到胳膊上的鸡皮疙瘩瞬间布满全身。这男人是坨冰么？她刚刚都快把他的重要部位看光了，他居然还能面无表情地站在那里！

“喀喀。”山河不自然地清了清嗓子，先开口道歉，“对不起啊！我之前打电话，就没有注意到你，真的很抱歉。你有没有受伤？需不需要去医院？”

男人的表情毫无变化，依旧是那副冰山脸，波澜不惊地说了一句：“以后不要再骑三轮打电话。”说完就走了，也不管山河什么反应。

山河：“……”

简直是冷漠。

“喂，你真的不要我负责？”她朝着男人清癯顾长的背影呼喊。

男人压根就没理她。

山河一直坐在三轮车上，看着那男人。他走了一截，然后开始跑步，接着他发现垃圾桶旁边有掉出来的果皮，就停下脚步将果皮捡起来扔进垃圾桶，又继续跑步。

山河感叹一声，骑着三轮车重新往前行驶。

就在三轮车快要再次超过男人时，一个身着暴露的女子从阴影里走了出来，拉住他，用蹩脚的中文说着：“帅哥，进来按摩吗？”

山河笑了一下。

越南妹，边境县城的特色产物。她们大多是越南贫困家庭的孩子，小小年纪就要出来接活儿赚钱。越南小妹们长得都还不错，而且身材好，皮肤光滑，一次却很便宜，真可谓是物美价廉。

所以，许多外地人把河汀县称作“男人的天堂”。

山河以为，他会拒绝越南小妹，可是她从后视镜里看到他被越南小妹拉进阴影里，就没有再出来。

忽然之间，她觉得无比失望，原来不穿内裤就是为了这个事，冰山男不都是不近女色的吗？为什么这个是例外？

太阳升起来的时候，山河已经从菜市场采购了满满一车新鲜蔬菜和肉类，骑着三轮车原路返回。遇到路口右转时，一辆逆行的奔驰突然蹿了出来。两车的司机都吓了一跳，想要避开已经来不及，就算踩了刹车，两车还是咚一声撞在了一起。

车祸一发生，旁边小摊上吃早点的路人全都围了过来。

撞车的力度并不大，奔驰车只是蹭掉了一点漆。三轮车就惨了，车头变形了，修理起来少不了几百块。山河的身体飞出去扑在了奔驰车的引擎盖上，胸口狠狠撞了一下。

痛死老娘了！她龇牙咧嘴地趴在奔驰车的引擎盖上，脸一下全白了。今天到底走了什么狗屎运？清晨撞个人，现在又撞辆车，车祸全赶一天，以后再也不骑三轮了。

“怎么回事呢？”女司机骂骂咧咧地走下来，说的是普通话，不是本地方言，“你开个破三轮撞我的车，撞坏了你赔得起吗？”女司机看山河一动不动，脸色一变，又说：“你不会是想碰瓷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一分钱也不会给你。”



女司机没理山河，掏出手机就开始打电话。

“你需不需要去医院？”山河耳边响起一道熟悉的男音。她转过头，目光撞进一双深邃的黑眸中，愣了愣。

“是你？”山河愕然，竟然是之前那个冰山嫖客。

“是我，你需不需要去医院？”冰山嫖客又问了一遍，语气始终很平淡，目光沉静如水。

“不用了。”山河摆摆手，感觉胸口没那么疼了，才撑起身体，从奔驰车的引擎盖上滑下来。她正想向冰山嫖客道谢，却见他已经转身走了，只留给她一个挺拔而冷硬的背影。

“冷冰冰的。”山河撇撇嘴，嘀咕了一句。

女司机还在打电话：“李书记呀！哎哟！遇上一个碰瓷的！您说，这种坑蒙拐骗的人不得好好整治整治么？”

声音很嗲很妩媚，杀伤力简直比撞车还猛，山河胸口又开始疼了。这女司机随便就能打通什么李书记的电话，也不知道究竟是真是假的。她瞥了一眼奔驰车的车牌号，分明是辆外地车嘛，装什么装？

女司机突然把电话递给她，似笑非笑地说：“让你接听。”

山河莫名其妙地从女司机手中接过手机，才刚“喂”了一声，就听到对面传来一道森严的男声，说他是李某某，并且警告她碰瓷这种事可以归结为诈骗，然后教育她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不该这么做，最后又说，如果有什么问题就到县政某某办公室找他，电话是多少多少。

她脑子里轰一下炸开，那个李书记说的数字也没记住。

女司机把手机夺回去，扬起下巴问：“你还要钱吗？”

山河定了定神，这才展开笑容说：“不不不，你误会了。我只是想，反正两辆车都有损伤，各人负责各人的车就行了。”她神态温柔，声音亲切动听，让人觉得这个女孩很是善良。

其实明眼人都看得出来，是奔驰车逆行才造成了此次车祸，女司机要负全责。

女司机用鄙夷的目光斜了山河一眼，重新开车走了，行了一百多米，拐进了一家叫作星空大酒店的停车场。

山河站在原地，似笑非笑地盯着奔驰车的车牌号。瞧，这女司机多厉害，撞

了人没一句道歉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打电话找人来威胁她。既然女司机要来阴的，那她也没必要手下留情了吧！

她打电话让伙计阿勇找人把三轮车拖走，自己打车回家。

半个小时后，山河开了一辆国产小轿车出现在星空大酒店大门外。此时，她身上的衣服已经全换了，风衣竖起领遮住了脸颊和下巴，鸭舌帽又把额头全部遮住，仅露出一双清亮的眼睛。她大步流星走向停车场，目光扫过一遍，确定监控器的位置，专门选取死角位置行走，很快找到了之前那辆奔驰车。

嘴角露出一抹冷笑，风衣外套翻开，她手中出现一块红砖。

啪一声响，红砖砸在了奔驰车前面的挡风玻璃上，挡风玻璃霎时碎裂开来。

山河掉头就走，眼角的余光瞥到一道人影，心头一跳，险些一个踉跄向前栽倒。她稳住身体，侧脸看去，只见那个冰山嫖客就站在几米外看着她，脸上的神情淡漠而平静，仿佛对她做的事情毫不惊讶。

搞什么！居然还阴魂不散，今天撞邪了吧！

怎么办？他能猜到是她吗？

冰山嫖客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，一语不发。

一时间，两人谁都没有说话，就这么隔着几米对视。

就在山河飞快地思考脱身之计，冰山嫖客居然不吭一声地上了一辆国产SUV，直接开车走了，动作一气呵成，完全没有一丝停顿。

“什么情况？”她完全傻眼。

山河回家换了身轻便的T恤牛仔裤，去自己开的美丽煎大饭店。

美丽煎，美利坚，名字确实有点恶搞。

饭店的主营业务是炒菜、快餐，还有两个年轻漂亮的苗族妹子吸引顾客，所以叫作美丽煎。山河是其中一个苗族妹子，另一个是她表妹阿美，除了她们，还有明叔和阿勇这对父子。

到十一点，吃饭的人就多了起来，山河和阿美招呼客人，阿勇配菜，明叔炒菜，四人忙得不亦乐乎。直到下午一点半，客人才渐渐少了。

山河把最后一桌客人送出店外，一回头，看到隔壁希尔炖大饭店的周老板正一脸阴郁地看着自己。

希尔炖，希尔顿，隔壁周老板盗用了她的创意。

两家饭店开在一起，美丽煎总比希尔炖的生意好，所以，某些矛盾在所难免。

周老板穿大裤衩赤着膀子坐在店门口，胸口两坨下垂的肥肉，肚子上的肥肉也堆了好几圈。他见山河出来，一边摇扇子，一边用方言指桑骂槐：“只会用美色勾引客人，这种店肯定开不久。”

山河微笑，懒得回应。

这时，一辆国产SUV停在了美丽煎和希尔炖的中间。

一个二十二三岁的潮男小帅哥从副驾驶座上走下来，一米八的个头，在这个西南小县城里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。

潮男操着一口标准的普通话：“希尔炖？美丽煎？嘿，这两家饭店名字真有趣。”他转过身询问驾驶座上的人，“表哥，是哪家店啊？”

隔着暗色的车窗玻璃，山河看见国产SUV的驾驶座上有个男人正在打电话。

周老板先一步满脸笑容地迎上来：“先森（先生），要吃些哪样？要不进克（去）坐着点菜？”

山河一看生意被周老板抢走，也就兴致缺缺，掉头往回走。

“稍等一会儿。”潮男拿出手机打电话，“老吴，你说的是哪家饭店？美丽煎？”

山河正要进店，听到潮男的声音，顿时转过身，满面微笑地迎上去：“先生您好，请问是要到美丽煎吃饭吗？”

潮男的视线落在山河脸上，有些惊艳，两只眼睛上上下下把她打量了一番，随后甩甩刘海，扮酷说道：“你就是美丽煎饭店的老板娘？”

山河虽然不喜欢潮男这股嘚瑟劲儿，但依然保持着优雅大方的微笑：“是的，我就是老板娘，先生里面请吧！”

周老板一看到手的生意飞了，那还了得？一甩身上膘肥的肉，拉住潮男：“先森（先生），你确定是这家饭店？你怕是搞错了？我告诉你，她家炒菜用地沟油。”

潮男的表情有点不可置信。

山河暗暗咒骂了一句，这肥猪男又来玩这套！她露出委屈的样子：“周老板，你表（不要）胡说八道，你有证据？”

周老板斜了山河一眼，又继续说：“先森（先生），你不要看这个老板娘长得漂亮，其实她啊，还在外面搞大肚子回来堕胎呢！”

山河的神情顿时冷了，可是很快，她又恢复成楚楚可怜的样子：“周老板，

这笔生意我让给你就是了，麻烦你以后不要侮辱我。这位先生，你去他家吧！我不想因为一单生意就把邻里之间的关系弄差。”

潮男盯着山河的背影，啧啧称奇：“好大一朵白莲花啊！”

山河进了厨房，从桌子下面拉出一个罩着黑布的笼子。

笼子里的动物发出“吱吱吱”的叫声。

她盯着笼子，目光里透出阵阵冷意。

几分钟后，希尔炖大饭店里响起潮男的惊叫声：“妈呀，老鼠！好大的老鼠啊！”

接着饭店里传出叮叮当当乒乒乓乓的声音。

“救命啊！大老鼠，还有一只！还有一只！”

山河坐在凳子上，跷着二郎腿，勾着嘴角，慢慢清点今天收到的现金。

等时间差不多了，她才再次出门。

希尔炖大饭店外面围了很多人，里面早就鸡飞狗跳乱成一团。厨房的帘子无意间被人拉开了，里面坐了个洗碗工，一边洗碗一边把水面上的油花舀出来。

至于为什么要把水面上的油花舀出来，答案不言而喻。

周老板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连忙拉上帘子：“别看了！别看了！”

一名男员工抓住老鼠尾巴，将两只作乱的大老鼠拎了起来：“老板，这要咋个处理？”

山河“万分惊讶”地大喊：“哎呀，那不是我们饭店昨天晚上丢失的两只竹鼠吗？居然跑到周老板的店里了。”

竹鼠是野生物种，肉多鲜美，营养丰富，很受食客喜欢，而且只生活在热带雨林。这种动物喜欢阴暗潮湿的地方，山河之前突然把它们从黑笼子里拉住来扔到希尔炖大饭店，它们受到阳光刺激，才会变得非常狂躁，东奔西窜。

山河一个箭步冲上去，一把夺回自己的竹鼠，满脸歉意的样子，一个劲儿给周老板弯腰赔不是：“实在对不起啊！周老板，实在对不起啊，实在对不起啊！”态度诚恳得都快把腰折断了。

周老板对上山河那副老好人哀求的模样，憋着气愣是发不出来。

潮男气愤地冲出希尔炖大饭店，骂道：“无良商家，回收地沟油，坑害消费者，小爷一定要举报你！”他拿出手机开始拨打电话，“喂，12315吗？我要举报！”

周老板抱拳恳求潮男不要举报，说尽了好话也无济于事。

山河站在人群里看完了戏，拎着两只肥竹鼠，转身回自家饭店，肩膀上突然多了一只手。她回过身，看到潮男冲她嘿嘿一笑。

“先生，还有事吗？”

“老板娘，要不……还是你的店吧！反正老吴说的也是你的店。”

山河忧伤状：“可是，你不怕我炒菜用的是地沟油吗？”

“像你这样的白莲花……哦不不，我是说像你这么善良的女老板，肯定不会做出这种事情的。”潮男拍拍胸脯。

这时，国产SUV驾驶座的门终于打开了，潮男惊喜地说：“表哥，您老终于肯下车啦！”

山河抬眼望去，只见一个高大的男人下了车，一身深色系运动装，手里拿着个爱马仕男士手包，眉宇间神情很是淡漠，不紧不慢走了过来。

她的双眼在瞬间瞪到最大，仿佛见鬼一样。冰山嫖客？不是吧！

冰山嫖客走到山河面前，脸色之淡定，神情之从容，仿佛早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。

“老板娘，你好，有件事想找你谈谈。”

山河艰难地咽了口唾液，这到底是什么鬼？该不会是找她来讹钱的吧？

冰山嫖客见她没有反应，又从手包里取出一张名片递给她：“这是我的名片。”

还有名片？山河有几分讶异，双手接过名片，低头一看。

中铁X局蒙河铁路站前工程二标项目经理部桥梁隧道工程师——江屿。

山河顿时肃然起敬，原来冰山嫖客是个修建铁路的工程师，真是人不可貌相！

“江、江工程师，你好。”

蒙河铁路，是泛亚铁路东段中越铁路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一旦铁路贯通，就意味着打通了通往越南的铁路干线，不仅能给位于西南边陲的河汀县带来巨大商机，还能促进整片地区的经济发展，拓展东南亚市场，成为连接中国与东盟陆地的国际大通道，其意义不言而喻。

“不用这么客气，叫我江屿就行。”他语气平缓，“能进去谈吗？”

“哦，行行行，两位请。”

三人入座后，山河对着厨房喊道：“阿美，倒两杯茶出来。”

阿美端了两杯茶走出来，热情地说：“请用茶。”

潮男的目光在看到阿美的一瞬间又亮了，就像大灰狼见到了小白兔。潮男对阿美抛了个媚眼：“嗨，小美女，我叫唐旭，能有幸知道你的名字吗？”

阿美从未被人这么调戏过，脸颊一下就红了。

山河的脸色变了变，对这一肚子花花肠子的唐旭十分不满。

江屿不温不火地发出了一声警告：“唐旭！”

短短两个字，却分外有压迫感。

唐旭缩缩脖子，再不敢多话。

江屿的目光重新回到山河脸上：“老板娘，是这样，我们有位同事曾经在贵店吃过快餐，他认为这里的味道不错，而且卫生干净，所以我们项目部考虑在贵店订餐。不过，我们需要检验你们的卫生合格情况，还要签订正式合作协议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可以谈下去。”

山河正襟危坐：“愿意，我愿意！”

唐旭悄悄做个鬼脸，用口形说：“Yes, I do。”

双方很快就谈妥了。

江屿虽然是个冰块脸，可谈判效率很高，说话言简意赅，没有一句废话。他在饭店厨房里随机采样，准备送去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，如果没有问题，那么次日过来签订正式合同。

山河将他们送出饭店，目送他们上车。

临走前，唐旭又向山河招招手，露齿一笑：“拜拜咯，美女老板娘！”

直到国产SUV开走之后，她才撇嘴说了一句：“呸，又是一个姓唐的渣男。”

唐旭坐在副驾驶座上，冷不丁打了个喷嚏，揉揉鼻子：“谁在骂我？”

江屿开着车，不冷不热说：“谁知道是你第几任前女友。”

唐旭小声嘀咕：“你不就嫉妒我女人缘好，你还是个老处男么？”

“再说一遍试试。”

唐旭知趣地闭了嘴。

几分钟后，车子驶入一条山路，前头的山岗上种满香蕉，叶长片宽，像一把把展开的大扇子。每一株香蕉树上都挂了一串长长的青蕉，尚未成熟，但已让人有种硕果累累的喜悦感。半山腰上有一块宽阔的平地，盖了两大排蓝白色的简易房，这里就是项目经理部的驻扎地。

两人下车后，唐旭眼尖，发现一辆挖掘机旁边停了辆奔驰，惊讶地说道：

“表哥，咱们这里怎么多了一辆奔驰？”

江屿跟着看去，真是有辆奔驰。

唐旭来到车头前，“哇”一下叫出声：“这挡风玻璃，好惨烈啊！”

江屿默然，这不就是上午被砸碎玻璃的奔驰车么？

会议室里，江屿果然见到了上午那位女司机。

女司机朝她伸出手，媚然一笑：“江经理，你好，我叫韩茜茜，是监理公司派来的。”

监理公司，就是对施工方进行监管协调的单位，独立于施工单位和投建单位之外的第三方公司，跟江屿他们可称得上是合作伙伴。

“韩小姐，你好。”

两人握手认识了一下。

韩茜茜一双勾魂眼在江屿身上转了好几圈，略带哀伤地说：“江经理好冷漠啊！”

“抱歉，我不太会表达。”江屿转身，对身边的老吴说道：“让人收拾一下东边的屋子，带韩小姐去休息。”

韩茜茜见江屿似乎无意多谈，也就耸耸肩走了。

过了一会儿，老吴又回来了。

江屿面无表情地看图纸，问道：“韩小姐来多久了？”

老吴说：“两个小时。”

老吴也是一个工程师，人称吴老实，三十多岁，已婚已育，皮肤挺黑的。江屿之所以会选择美丽煎，也是老吴推荐的。

江屿又问：“她之前和你聊了什么？”

老吴很实在地回答：“韩小姐一开始不太相信你，怕你太年轻无法胜任项目经理，也不愿意住在这里。后来她问了一下你父母的情况，就放心了，也愿意住在这里了。”

江屿拧眉：“她问我父母的情况？你怎么回答的？”

“实话实说啊！”老吴满脸坦然。

江屿眉头拧得更紧，随后说：“这样吧！如果以后还有任何女人向你打听我父母的消息，你就说我父母是贫困山区的农民，我上边还有两个姐姐，父亲有脑血栓，偏瘫在家。”

凤凰男，正常女的一听估计拔腿就跑，可以免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。

老吴哭笑不得：“小江啊，有必要这么诅咒自己的父亲吗？”

美丽煎饭店的卫生检测合格之后，江屿和山河签订了正式合同。

拿下这一笔订单，美丽煎的四个人都挺兴奋的，毕竟这笔生意不错，虽然项目部对快餐的要求比较多，但给出的价格很理想。

美丽煎向项目部统一送餐后，阿勇就成了送餐专员。为此，山河还花了一万多块钱，购买了一辆二手面包车，专门用来运送快餐。

这天中午，明叔炒好菜，把所有饭盒都装上米饭和肉菜之后，却找不到阿勇了。工人们的午餐不能耽搁，山河只好自己开着车去送餐。

项目部的人见面包车来了，就知道是美丽煎的人来送餐了。很快有人上来拉开车门，将满满一车的不锈钢快餐盒卸下来，分装到几辆普通的越野摩托车上，再由摩托车将这些快餐送到各个架子作业队。

分装结束后，山河准备回县城。

不幸的是，这辆二手车似乎出了点毛病。山河试了老半天也没有打着火，面包车只发出一阵阵艰涩的呜呜声，困难得犹如在便秘，使了半天劲儿，就是拉不出来。

她下了车，来到车头前面，气恼地用脚踹了一下。

一万多块钱的东西，不会就这么报废了吧？

这时，最东面的简易房门打开，韩茜茜走出来，伸个懒腰，目光一下子被空地上那道纤细小巧的女性背影吸引住了。

韩茜茜一开始还觉得奇怪，心说整个项目部，除了顾婶一个大妈，就再也没有别的女人，这营养不良的黄毛丫头打哪儿来的。等山河转过身的时候，韩茜茜的眼睛就直了，这不就是那天早上跟她发生撞车的小贱人吗？

山河也看到了韩茜茜，脸色一变，下意识转身，拉开车门就要回车里。

“你站住！”韩茜茜指着山河，脸色铁青，踩着高跟鞋就冲了过来。

车门好像一时卡住，也拉不开了，山河简直想骂娘。这个世界未免太小，越是不想碰见的人，老天爷偏偏安排她出现在你面前。她思绪快速一转，不行，她现在不能躲，要是躲了，不就坐实自己的罪名了吗？对，打死不承认，对方没有证据，又能怎样？

韩茜茜来到她身边时，就看到她一边拉车门，一边嘀咕：“奇怪，车门怎么也打不开了。”



语气和神态都非常淡定，完全没有一丝惊慌。

韩茜茜冷笑：“你还挺会装的嘛！”

山河讶异地转过身，目光和善：“咦，这位小姐好眼熟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见过？”

“你砸了我的车还敢装无辜，小贱人！”韩茜茜冷着脸，伸手狠狠推了山河一下。

山河重心不稳，一下跌坐在地上，掌心磨破了皮，粗砺的石子嵌入肉里，火辣辣的疼。她心头陡然腾起一阵怒火，可眼角余光瞥到江屿和唐旭从房间里走出来，又硬生生把怒火压了下去。不行，这是在别人的地盘，这女人跟江屿他们是一伙儿的。“这位小姐，你一定弄错了，我没有砸你的车。”

“少装蒜了，除了你，还有谁会砸我的车？怎么会有你这么贱的人，碰瓷不成就偷偷砸我的车！”

江屿和唐旭见状已经走了过来。

“韩小姐，怎么回事？”

山河依旧坐在地上，心想莫非江屿已经把他看到的事情告诉这女人了？可如果是这样，这女人应该早就到美丽煎饭店去找她算账了吧！

唐旭看她坐在地上，上来扶她：“小山姐，你没事吧？”

山河虽然不喜欢唐旭，但是唐旭过来扶她，她还是感激的。

“我没事，谢谢你。”

江屿一看这情况，立刻就明白了，这是冤家路窄了。

“你的手受伤了，要赶紧处理一下伤口。”唐旭好心说。

山河摇摇头：“不要紧，只是破了点皮。”一副受气包小可怜的样子。

韩茜茜冷笑一声：“我只不过推了你一下，你装什么可怜？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绿茶婊，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，两面三刀。”

山河心里早就炸开了，我就是两面三刀怎么样？你撞坏了我的车，还仗势欺人，找关系来威胁我，我还不能报复你？表面上，她还是装得很委屈：“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”目光无意间触及江屿冷冰冰的眼神，她心虚地低下头。为什么要心虚？她明明没有错，被人欺负了，不愿意忍气吞声，为什么不能报复回来？

“恶心！你装得再无辜，也掩盖不了你的虚伪。”韩茜茜啐了一口，挽住江